

夏淳导演艺术研究

黄凯◎著

XIA CHUN

夏淳先生是北京人艺，也是中国话剧史上一位杰出的学者型的导演艺术家。

在北京人艺的演剧史上，在中国话剧的历史上，永远会写着三个戏的名字：

《茶馆》《雷雨》《天下第一楼》，而在导演这一栏将永远写着夏淳的名字。

中国戏剧出版社
CHINA THEATRE PRESS



夏淳导演艺术研究

黄凯◎著

夏
淳

中国戏剧出版社
CHINA THEATR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夏淳导演艺术研究 / 黄凯著. — 北京 : 中国戏剧

出版社, 2020.10

ISBN 978-7-104-05017-9

I. ①夏… II. ①黄… III. ①话剧—导演艺术—研究

—中国 IV. ①J82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0) 第 181902 号

夏淳导演艺术研究

责任编辑: 杨娟 朱铭歆

责任印制: 冯志强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出版人: 樊国宾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天宁寺前街 2 号国家音乐产业基地 L 座

邮编: 100055

网址: www.theatrebook.cn

电话: 010-63385980 (总编室)

传真: 010-63383910 (发行部)

读者服务: 010-63381560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天宁寺前街 2 号国家音乐产业基地 L 座

印刷: 鑫海达 (天津) 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14.25

字数: 220 千

版次: 2020 年 10 月 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号: 978-7-104-05017-9

定价: 98.00 元

版权专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北京人艺的建立和发展离不开老一代创业者倾注智慧与心血的努力开拓，夏淳先生便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位。

夏淳 1918 年生于上海，在学生时代就酷爱文学、戏剧，先后在育英话剧团和“导黎剧社”参演了田汉、丁西林的多部戏剧，是剧团的“台柱子”。他在抗战期间先后参加了“首都平津学生救亡宣传团”的话剧组，以及由周恩来、郭沫若、田汉等领导组建的“抗敌演剧二队”，随演剧队深入部队、农村、工矿演出，经受了抗日烽火的锻炼，积累了生活，增长了艺术才干。新中国成立前夕，夏淳进入焦菊隐创办的“北平艺术馆”任戏剧部主任和导演，之后加入华北大学第二文艺工作团。1949 年冬转入中央戏剧学院话剧团，任艺术科长、导演。1952 年 6 月，中戏话剧团与“老人艺”话剧团合并组成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后，夏淳是主力导演之一。

在人艺工作的几十年里，夏淳不仅长期参与剧院的管理工作，还先后执导了四十多部剧目，其中多部作品都堪称精品经典，至今仍盛演不衰。他导演的《雷雨》《茶馆》《天下第一楼》不仅是人艺最受欢迎的经典剧目，也是代表人艺出国访问演出最多的剧目。1980 年 9 月，夏淳率《茶馆》剧组出访德、法、瑞士三国，这是中国话剧第一次走入世界剧坛。此后他又多次率《茶馆》和《天下第一楼》两剧出访过日本、加拿大、新加坡、韩国，以及中国香港地区和中国台湾地区。他还曾应邀赴新加坡和蒙古国执导曹禺名剧《雷雨》，赴日本执导老舍名剧《茶馆》，这些演出均获得巨大成功。

作为人艺的主要导演之一，夏淳为北京人艺艺术风格的形成和建立做出了

不可磨灭的贡献，也为中国话剧艺术的民族化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但是对于这位戏剧大家，对于他的导演艺术，过去既重视得不够，研究得也不够。因此，我很高兴能有《夏淳导演艺术研究》这样的论著问世。

我认为这部专著最有价值的地方就在于，它系统地梳理与归纳了夏淳导演艺术的风格、成就与贡献，而这些正是夏淳为北京人艺、为中国话剧事业留下的重要财富。我们应传承他的精神，学习和保护他宝贵的艺术思想，让它引领我们在新的时代创作出更多为人民所爱的艺术精品，共守我们的民族文化和精神家园。

在“纪念夏淳诞辰百年座谈会”上我曾说过这么几句话：什么是好作品，什么是经典作品？就是老能演，老有观众看，有几代演员来演，有几代观众来看。由时间和空间证明了的、检验过的，就是经典。什么是好导演？好导演最大的标准是，他导的作品老在演，老有人看，常演不衰，久经考验。导演的生命是靠作品的长存来证明的，是在剧场里常演来证明的，不是一时，是一世，甚至几世。导演应该活在作品里，作品应该活在观众的心里。在北京人艺的演剧史上，在中国话剧的演剧史上，永远会写着三个戏的名字：《茶馆》《雷雨》《天下第一楼》。而在导演这一栏将永远写着夏淳的名字。

祝贺《夏淳导演艺术研究》的出版！

任鸣^①

2020年5月

^① 任鸣，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国家一级导演，北京戏剧家协会主席，中央戏剧学院客座教授。

「 序二 」

夏淳先生是北京人艺，也是中国话剧史上一位杰出的学者型的导演艺术家。在北京人艺的历史上，夏淳是创作年代最长、排演剧目最多的导演之一；在中国话剧的历史上，夏淳也是一位有着不少经典作品留存、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导演。他导演的《雷雨》《茶馆》《天下第一楼》是北京人艺演出场次最多的保留剧目，也是中国演剧史上名副其实的经典；他不仅以丰硕的创作成果，而且以其理论著述、戏剧教育、戏剧交流多方面的建树为中国话剧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黄凯同志是中央戏剧学院的优秀青年教师，近年来活跃在导演创作前沿，颇具才华与潜力。他在教学、创作的同时深入思考，笔耕不辍。可以看得出，这本专著从中国演剧史的维度对夏淳的导演艺术进行了专题研究，书中梳理了夏淳的艺术道路与主要成就，归纳了他在丰富的创作实践中形成的导演风格，总结了他在中国话剧民族化探索中的独特贡献，这对于我们深入认识中国话剧艺术的传统，从传统中汲取有利于当代戏剧发展的营养，具有重要的意义。

《夏淳导演艺术研究》是一部完整研究夏淳导演创作的专著，作者把夏淳放在中国话剧艺术发展的历史中来考察，因此我们在书中看到的是中国演剧史上的夏淳，是中国话剧现代化进程中的夏淳，是中国话剧民族化历程中的夏淳。我认为这部专著的特点是：它不是对夏淳几部导演作品的孤零零的研究，而是有着深厚历史感的整体性研究，作者把宏观的认识和具体的分析结合了起来，因此它既有比较开阔的视野，也有一定的深度。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一直以自己的思考在研究中关注着中国戏剧的发展，我认为这是本书最值得注意

的内涵。

作为一部论述导演艺术的专著，这部书主要有这样几个研究成果：其一，它通过对夏淳不同历史时期四部代表作的个案分析，就中国话剧发展道路上的几个重要课题，如“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话剧民族化”等进行了深入思考，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夏淳独特的导演风格与历史贡献；其二，它从研究“夏淳的导演艺术”入手，通过对中国演剧艺术历史的研究观照当代戏剧现状，得出了作者对当下戏剧创作中诸多现象与问题的真诚思考；其三，它通过对夏淳的艺术道路、风格与贡献的研究，分析了中国演剧已取得的成就与仍面临的问题，为建设话剧“中国学派”的伟大工程提供了理论性思路。

黄凯同志自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后，一直活跃在教学与创作一线。他在多年的教学中注重继承和发扬学院传统，更注重在此基础上的不断探索与创新。教学之余导演了《我不是李白》等20多部话剧、《王二的长征》等多部音乐剧，并多次获得国家级奖项。他结合多年的研究与思考，以严谨认真的学术态度完成了其个人专著。这是他多年勤奋耕耘，不懈努力获得的成绩，也是中央戏剧学院一贯追求“以实践促理论，以科研促教学”取得的成果。

中央戏剧学院是新中国第一所戏剧教育高校，是戏剧艺术家的摇篮。我期待着有更多的青年教师通过努力，秉承欧阳予倩等前辈戏剧艺术家的优良传统，不断加强戏剧学科理论建设与创新，成为既是讲台上知识渊博的教授，又是舞台上神采飞扬的艺术家！

郝戎^①

2020年5月

^① 郝戎，中央戏剧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去年冬天的一天，我到中央戏剧学院去看黄凯给学生们排的《仲夏夜之梦》，黄凯在忙前忙后中匆匆告诉我，他正在准备他的博士论文，论文选择的题目是《夏淳导演艺术研究》。他希望我能抽个时间跟他聊一聊，帮他提供一些线索。

黄凯和我颇有缘分。1999年我在上海拍摄电影《玻璃是透明的》，选定的男演员因故不能到位，经电影学院许晓丹老师推荐，没有受过表演训练的黄凯阴差阳错地成了影片的男主角“小四川”。同他一起出演的演员有许晓丹、马仑和刚刚毕业的马伊琍。黄凯很努力，我们一起在拍摄中度过了一个忙碌又愉快的炎热夏天。戏拍完之后我们发现“小四川”失踪了，再次见面已经是一年之后的北京大学生电影节，黄凯已经是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的学生，并且在电影节上得到了他的第一个“最佳新人奖”。黄凯告诉我，他是在跟我一起拍戏时受到了感召和鼓舞，决心投身于导演事业的。黄凯够狠，原来“失踪”的这一年，他是回到家乡埋头读书去了。

现在黄凯是中戏在读博士生，并且已经是一个在戏剧界颇有名气的成功导演。黄凯要以他的博士论文专门去研究一位中国的前辈戏剧导演，这个人作为北京人艺戏剧风格的奠基人的“四大导演”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北京人艺就是中国话剧的代名词。中国优秀的戏剧团体有很多，但是世界因为北京人艺的存在而认识并接受了中国话剧。报刊和自媒体上关于北京人艺的文章经常可以见到，书也已经有了几本，但内容多为逸闻趣事、回忆与纪念，并不能完全真实地再现当年北京人艺的面貌，也很难要求学术价值。说到话剧，当今人们并不陌生，在热心的戏剧观众中提起北京人艺前辈大演员们的名字：刁光覃、

朱琳、于是之、童超、董行佶……也和当下走红的影视明星一般如雷贯耳。至于导演，恐怕人们却了解得很少。

夏淳是我的父亲，但是我对他的了解并不多，恐怕我自己能够给黄凯的帮助是十分有限的。只记得我小的时候经常跟着他去看戏，有时候是话剧，也有时候是各种咿咿呀呀唱的戏。其余的印象就是他永远很忙，母亲总是告诉我们不要打扰他。他永远在忙戏，但是我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戏中看到他出现。后来我知道了他是一个导演，我知道我看到的戏有些是他导演的，于是我看这些戏的时候就稍微用一点心，尽量不打瞌睡。然后我就记住了一些好看的戏，比如：《雷雨》《茶馆》《北京人》……

在我上小学的时候，父亲就告诉我和即将上高中的姐姐：将来不必一定要选择和父母一样的专业。他说他们当时走上戏剧的道路是因为抗日战争的需要，而我们将来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比如学理科和工科。谁知道人算不如天算，赶上了动乱年代，姐姐去草原做了“知青”，改革开放后出国学了戏剧；我初中“毕业”，干了八年马路工人之后，最终还是做了导演。

我学导演既不是我父亲的安排，更谈不上是他的培养，他大概从没想到我修了八年马路后，还会走到这条道上来。我以为得益于父亲的地方仅限于从小家庭环境的耳濡目染，近水楼台看了不少现在想起来都是大家经典的戏剧，失学和做工的年代偷读了家里被查封的藏书。再有的话就只能扯上那看不见摸不着的遗传基因了。

父亲一辈子做舞台剧，我却学了电影，我当时的想法，既然十几年前我就已经开始独自谋生，现在更加不愿意沾父亲的光。1979年的时候，我们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78班全班到首都剧场去观摩北京人艺刚刚复排演出的《茶馆》，那是我们这一生永远不会忘记的最震撼的一次观剧体验。大幕一拉开，全场的观众都被舞台上的气氛镇住了。“文革”后第一届的电影学院导演系学生，何等的踌躇满志，何等的目空一切！此刻一个个屏气凝神，目瞪口呆。这时我才隐约感到，原来我的父亲并非如我所看到的那个普通平常之人。

他一如既往地忙于排戏，大概是想把失去的十年补回来；他忙于“文革”后北京人艺的重建；忙于历史性地第一次把中国话剧推向世界；忙于扶持新进

的剧作者和培养剧院新一代的演员和导演。也是我那时的浮躁浅薄虚荣傲慢，这么多年我竟然从未找到机会就艺术的问题向父亲请教。尽管我对北京人艺、对我父亲和他那一辈的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怀着深深的崇敬之情，但也有许多的疑问与不解多年留存在我心中。

北京人艺建院六十周年的时候，北京电视台拍摄了一部纪录片，其中有一段关于我父亲第一次导演《雷雨》的内容。电视摄制组希望由我来扮演当年的夏淳，以再现父亲当年在排演场的情景。他们告诉我，他们采访了几位健在的当年《雷雨》的老演员，从老人们那里得到的有价值的信息居然是：第一次排《雷雨》，排了一半排不下去了！为什么？怎么会？不知道！说不清。排练停下来了，导演一个人去思考，后来又开始排了，并且取得了成功。他们就想让我来再现这个情景。我蒙圈了！1954年我还未满周岁，我从没听说过这段儿。排戏遇到了什么问题？是什么使得这么一部经典剧作会排不下去？停下来的时候导演都做了什么？想了什么？怎样又重新找到了办法走向了成功？无迹可寻。我只好去猜测，去推理，虽然我把这段情景还算顺利地再现了出来，但我真的没有把握我是否准确理解了当年的父亲。是黄凯的研究印证了我的猜测，也解开了我心中的谜团。

父亲在世的时候，曾经半开玩笑地跟我说：把“天下第一楼”拍成电影怎么样？我没敢接茬儿，那时我初学乍练，我知道我还差得远。在父亲去世多年之后，经朋友介绍，我斗胆接受了电视剧《天下第一楼》的导演工作。我通过人艺的朋友安排，得以在北京人艺的资料室里，花了几天的时间阅读了他们珍藏的《天下第一楼》的所有艺术档案资料，那真的是一次令我茅塞顿开的神交。我坐在首都剧场后楼的那间阅览室里，面对那一堆已尘封了多年的厚厚的纸质八开的大本子，恍如自己也加入到了当年的创作当中。从一稿稿剧本的演变中，从演员们手写的一份份体验生活的心得和在导演悉心批注下一遍遍修改补充的人物小传中，一个个剧本中的人物仿佛被注入了生命，逐渐在我的面前鲜活起来。

对于这些文献的研究，不仅让我获得了许多知识，对剧中的时代、人物加深了理解，更重要的是使我领悟了给人物、给作品注入生命的方法和途径。要

把一部两个多小时的经典戏剧演变成三十集左右的电视连续剧，往往会给人“硬贴上去”和“注水”的感觉。而我们要让新的情节、新的人物、新的故事从原有的戏剧中生长出来。我有幸和话剧的原作者何冀平合作，用电视剧的形式重新讲述《天下第一楼》的故事，并且延请了十几位北京人艺的或曾经在北京人艺的演员担任主要角色，他们中有不少人曾经参加过话剧《天下第一楼》的演出。根据他们的具体情况，除韩善续仍旧扮演他的老角色罗大头外，其他所有演员我都给他们重新安排了角色。这是又一次全新的“生长”。

和他们的合作，也是我的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他们都有着一种“第一楼情结”，他们中的许多人作为一个演员的艺术生命是从话剧《天下第一楼》开始的。从他们的身上，我看到了父亲当年作为导演，要在“文革”后重建北京人艺、培养人艺的一代新人所付出的心血。电视剧《天下第一楼》现在还不时在一些电视台重复播出。

没有更多的线索可以帮助黄凯，我只有建议他设法去开采北京人艺的艺术档案文献这座丰富的宝库。

黄凯的研究是非常有价值的。正如他自己所讲：放眼话剧艺术研究现状，相较于中国话剧文学史，中国话剧演出史的研究显得不够全面与深入，而在中国话剧演出史研究这一总课题中，中国话剧导演史的研究则更显薄弱，要研究中国话剧导演史，具有代表意义的个案研究不可或缺。除了他的研究方向填补了中国戏剧研究的空白外，他的治学态度和研究方法也是值得称道的。之前也有一些对于戏剧导演方面个案的研究，往往是先为研究对象找到一种“说法”，比如焦先生的“中国戏剧民族化”、黄佐临导演的“布莱希特学派”或某位导演的“划时代贡献”，然后再罗织例证去证明这个“说法”。这些研究，在戏剧史上留下了一些印迹，确立了地位，所谓雁过留声。焦先生、佐临先生都早已仙逝，戏剧的晚生后辈若想真正获得他们的“真传”，却仍旧会觉得高不可攀。

黄凯的研究是从数据入手：

《茶馆》至今已演出了 700 多场，成为中国话剧舞台上演出场次最多的剧目之一。在 2007 年中国话剧诞辰 100 周年、北京人艺成立 55 周年时，人艺一共演出了 300 多部话剧，而仔细查询一下会发现，演出场次最多的三部戏是：

《茶馆》《雷雨》《天下第一楼》。

据统计，截至1992年，北京人艺成立40年间总共上演的211个剧目中，《茶馆》演出场次最高，达381场，《雷雨》372场，《天下第一楼》305场，《悭吝人》228场，《带枪的人》111场，《名优之死》108场……演出场次排名前15位的戏中，夏淳导演的戏就占了6个。

数字是枯燥的，但是数字是有说服力的。我很惭愧，这些数字的意义这么多年我从没有刻意去探讨。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数字？一位导演怎样把一台台戏剧变成了经典？北京人艺的戏剧风格是怎样靠着一个一个戏、一个一个场面、一个一个人物的塑造而形成的？

黄凯的研究的独特之处在于利用从多种途径收集的大量文献、史料、采访、口述等素材，对研究对象的一个个重点的作品个案进行详细的还原、再现、分析和梳理。文章带我们回顾了夏淳的一生——他是如何把少年时就产生的对戏剧的兴趣变成了自己终身的事业的？他是如何从一个投身抗日宣传的热血青年成长为一个“戏剧的忠实信徒”的？——让我们看到一个戏剧艺术家成长的足迹。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黄凯把我们带到了一个个不同年代的排演场，从抗敌演剧队的《最后一颗手榴弹》到新编评剧《刘巧儿》；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几次排演《雷雨》到历尽坎坷演演停停几乎被批判，“文革”后又复排最终享誉世界的《茶馆》，再到法国经典喜剧《悭吝人》；从改革开放后创新经典剧目《天下第一楼》到引进后成为经典保留剧目的《洋麻将》。从导演不断地思考剧本主题和内涵，到在不同的时代赋予对剧本的新的诠释；从带领演员观察人物、体验生活，到指导演员分析角色、一句一句台词地引导演员进入角色；从每一个场景的空间和声音的设计，到舞台的节奏控制。我们如同身临其境，穿越时光，悄悄潜入了那神秘的排演场，那庄严的戏剧殿堂。我们仿佛得到了前辈导演手把手、面对面的言传身教。他用一个个鲜活的例子清楚地告诉我们，为什么在戏剧史上20世纪是导演的世纪，导演是怎样帮助一个个演员去塑造一个个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的。他让我们看到，那些不朽的经典是如何孕

育、诞生、成熟的。

黄凯的文章中还特意提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戏剧界展开了一场关于“戏剧观”的大争论，随之而来的便是一股探索革新的戏剧浪潮。

人类戏剧的千年历史上，曾经有许许多多的风格流派自然涌现，但戏剧创作和演出绝不是为了依傍上某个时髦的流派或主义而自抬身价，而是为了以戏剧的形式更好地阐发思想和情感与观众共鸣，启发观众的心智，打动人们的心灵。

世界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戏剧，中国是其中之一。话剧虽然是一百年前的舶来品，但中国的戏剧却早已源远流长，前辈中国戏剧家的百年探索，使得中国话剧早已摆脱了跟在西方后面亦步亦趋的状态。建立中国戏剧学派，并不是要排斥向外国的优秀戏剧学习，而是要让中外戏剧更好地相互交流与融合。

先辈艺术家已经为我们开辟了道路，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作品、丰富的资料和优良的传统。许多有幸聆听过大师们的教诲，亲身接受过大师们的指点的剧人依然站在舞台的中央。还有黄凯这些年轻的戏剧信徒，他们是中国戏剧未来的希望。

正如黄凯所说：建立话剧“中国学派”，不仅是夏淳、焦菊隐，也是中国戏剧人共同追求的目标，是一代代中国戏剧人应该不断追求的目标。建立中国学派，不但要有中国自己的戏，自己的演员和导演，也需要有中国自己的理论和研究，中国自己的戏剧美学和中国自己的戏剧教育体系。

让我对中国话剧、中国戏剧的未来奉上最美好的祝福，作为给黄凯的序。

夏钢^①

2020年5月

^① 夏钢，著名电影导演，北京电影学院特聘教授，夏淳先生之子。

黄凯老师的专著《夏淳导演艺术研究》要出版了，我为他感到高兴，向他表示祝贺！

黄凯于2000年以优异成绩考入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在我主持教学的班级里生活、学习了四年。黄凯勤奋好学，刻苦钻研，在导演基础理论和导演创作技能方面学有所成，表现出良好的导演创作潜质。他完成的导演作业，比如事件小品、画面小品，以及导演片断给人留有较深印象；他具有表演才能，在同学们的导演作业中的演出常常得到赞扬，他还得过电影新人表演奖，在导演系2000级本科班的毕业剧目《从清晨到午夜》中他饰演了男主角出纳员。黄凯较早表现出对学术研究的热情和成为一名学术研究者的潜质，他的《导演与动作》是2004年毕业季的优秀论文。

2006年，在北京舞蹈学院音乐剧系任教的黄凯回导演系深造，在廖向红教授指导下攻读硕士学位。廖向红老师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在导演创作实践上成绩斐然，她的导演作品不仅有话剧，还有歌剧、音乐剧等。廖向红担任过中国音乐剧研究会教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多次主持“中国音乐剧教学与创作研讨会”，是音乐剧创作与研究的领军人物。在廖向红教授悉心指导下，黄凯的学术研究能力有了长足进步。学习期间黄凯潜心于音乐剧创作与教学研究，于2009年完成硕士论文《音乐剧表演教学的课程设置与教学法研究》，顺利通过答辩，获得硕士学位。

黄凯2004年至2014年在北舞从事教学工作，他教授的学生中有的成为国家剧院团的演员，有的成为艺术高校教师，还有的活跃在戏剧、影视创作领

域，其中不乏有影响力的优秀演员。2014年黄凯回到母校工作，成为导演系的一名教师。那年，我受学院领导委托，负责在导演系主持创办戏剧教育专业。我请黄凯参加曹艳同志主持的首届戏剧教育本科班教学组；很快，我又请他担任2015级戏剧教育本科班主讲教师兼班主任。他在四年的教学中不断探索，进行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意义的教学尝试，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他为该班导演的毕业剧目《仲夏夜之梦》，继承了中央戏剧学院教学传统，突显了戏剧教育专业办学特色，演出别具一格，颇受好评，院学术委员会给予该演出以当年的最高综合分。黄凯老师在这个班指导过的学生已有多人赴英、美等国深造，继续学习戏剧教育；有多人在学院攻读硕士研究生；还有一部分人活跃在戏剧创作与戏剧教育一线。

多年来黄凯不仅从事导、表演教学，也一直活跃在导演创作领域。他导演的作品有《我不是李白》《招租启示》《遇见未知的自己》《我不是保镖》《幸福年》《小兵张嘎》等话剧；《王二的长征》《聂小倩与宁采臣》《虎门销烟》《杜拉拉升职记》《爷们儿》等音乐剧；还有实景演出《梯玛神歌》等。黄凯导演的作品《庄先生》曾获邀参加法国阿维尼翁戏剧节、韩国话剧节、华文戏剧节等国内外戏剧节的演出，获得广泛好评。他的导演作品也多次获奖。2012年黄凯获得了中国话剧金狮奖导演奖。

黄凯对戏剧理论研究充满热情，在核心刊物上发表了《试论音乐剧的表演创作特征》《论音乐剧表演的教学法》《为新的内容寻找新的形式》《冷热相济与兼收并蓄》等论文。2017年黄凯考上导演系博士研究生，再次成为我的学生。除完成课程学习，黄凯陆续发表了《论音乐剧导演艺术特性与职能》《试论音乐剧的剧本分析、音乐解析与导演构思》《一个中国农民的心灵史诗》《一部呼唤导演主体意识觉醒的杰作》《一座揭露战争真相的“纪念碑”》等论文与文章。

黄凯的研究与创作表现出这样的特点：第一，始终观照戏剧创作现状，积极对创作实践做出总结，其中不乏对戏剧现状与发展道路的独立思考；第二，始终不忘对戏剧教育工作的思考，他结合教学实践发表了多篇与音乐剧教学相

关的论文，参与了导表演教材的撰写；第三，他在科研中提出的课题、进行过的思考不仅体现在他发表的论文中，还体现在他排演的不同体裁与风格的戏剧演出艺术处理当中。

带着对中国戏剧现状的积极思考和对中国演剧史的研究兴趣，黄凯选择“夏淳导演艺术研究”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课题。

夏淳是北京人艺著名导演，在中国话剧演剧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是北京人艺演剧学派的创立者之一，为中国话剧民族化做出过重要贡献。深入研究夏淳的艺术道路与主要成就，研究他在丰富的创作实践中形成的导演风格，研究他在中国话剧现代化历程中的贡献，对我们认识中国戏剧发展道路，认清未来的发展方向有着重要意义。可是，对夏淳这位跨越了几个历史时期，拥有多部演剧史上的经典之作，为中国话剧做出过杰出贡献的导演艺术家的研究、论述并不多见。因此我同意黄凯将“夏淳导演艺术研究”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

黄凯选取夏淳不同时期的四部代表作品为对象展开研究。他的研究并非孤立地就作品论作品，而是深入探讨了夏淳如何以自己的戏剧导演创作回答了不同时代赋予中国导演艺术家的历史命题。如：如何学习西方写实主义演剧方法，使中国观众接受话剧这一舶来的艺术形式；如何从中国戏曲等传统艺术中汲取营养，进行话剧艺术民族化探索，使话剧获得民族形式与民族风格；如何运用中国演剧美学原则与方法，排演具有中国审美品格的外国戏剧；如何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努力创建话剧“中国学派”。黄凯把夏淳研究放在了演剧史的维度上展开，并在研究中始终观照戏剧现状。这部专著就是根据自己的博士论文的主要内容发展而成的。

有人认为夏淳是一位守旧的导演，认为他在20世纪80年代没有紧跟戏剧探索的潮流，仍然走了现实主义创作的老路。黄凯在他的专著中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夏淳是一位不断进行探索，致力于深入开掘人物内心世界，全面、深刻地揭示“人”的导演；正是夏淳的导演创作，他培育的写实美学之花，使得新时期的戏剧百花园更为多姿多彩。我同意黄凯的这一观点。黄凯在

专著中还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课题，如夏淳对剧场性的重视，夏淳怎样以中国的演剧美学与方法导演外国剧目，夏淳对北京人艺风格的贡献等。

黄凯一直活跃在戏剧创作前沿，具备较为扎实的理论基础，这部专著就是黄凯的理论研究与导演创作相互碰撞的成果。他的研究，力求以导演创作为落脚点，力求对当代戏剧导演创作有所启示，这一特点，使得这部专著具有了对实践的启示意义。同时，我也希望黄凯能进一步拓展他的研究领域，获得更为广阔的研究视野。

我愉快地向青年戏剧创作者和爱好者推荐这本书！我期待着黄凯在戏剧创作与学术研究上取得更多、更新、更美的成果！

姜涛^①

2020年5月

^① 姜涛，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